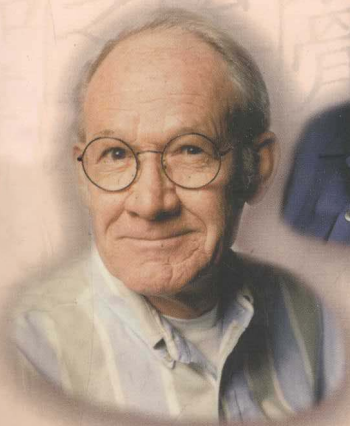


老年病中医防治学术思想

张觉人 著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医名家学术经验集(一)



中医名家学术经验集（一）

老年病中医防治学术思想

张觉人 著

中医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 郑 蓉

封面设计 陈 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医名家学术经验集 .1/《中医名家学术经验集》编委会编 .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2005.6

ISBN 7-80174-296-6

I. 中… II. 中… III. 中医学临床—经验 IV. R24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09468 号

中医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内南小街 16 号 100700)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州丽源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8.25 印张 150 千字

2005 年 6 月第一版 2005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 7-80174-296-6/R·295

定价: 15.00 元 (全套 150.00 元)

前 言

生、长、壮、老、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规律。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健康长寿。

古代学者通过观察研究，提出“天年”、“寿”的概念，认为人的寿限为 100 岁以上。历史上确不乏可信的百岁寿星，单中医就代有名人，如《后汉书》载：东汉名医华佗“年且百岁犹有壮容”。唐代孙思邈 100 岁时写成了不朽医典《千金翼方》。著《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的甄权活了 103 岁，唐太宗还亲到其地询问他的长寿之术呢。宋朝成都名医谭仁显也寿享 108 岁。明代温病学家吴又可年至 100 岁。清代四川雅安的李太医 102 岁。

然则，就大多数人来说，活不到正常寿限而因衰老、疾病中道夭折。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其中奥秘。

本著则从学术思想着眼探索中医却病抗衰之规律，乃是学术思想既不似在表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的认识活动过程——临床思维；也不同于某一疾病辨治思考的线索——临床思路；又与一般的实践经验迥然有异。学术思想是在长期的客观医疗实践

和理论研究相结合，经过人的思维活动提炼的某一专门的学术观点，故称学术思想乃中医学术经验中最重要者。而学术思想之探索有助于从根本上研究中医防治老年病之规律。30年来，笔者有关研究论文先后发表于多家中医学术刊物，承蒙研究生杨庆堂、丁念、曾祥志、毛珺协助整理成册，以集细流汇入江河，愿本著有益于人们却病抗衰，寿享天年。

目 录

导论	1
上篇 治疗思想	(14)
一 保精、益气、养神	(14)
二 中医老年病学说初探	(25)
三 论张子和治疗老年病的思想及方法	(32)
四 论张景岳对老年病学的贡献	(37)
五 略述赵献可治疗老年病的学术思想	(42)
六 胡慎柔治疗老年病经验探讨	(46)
七 李中梓治疗老年病经验琐谈	(51)
八 虞抟防治老年病特点简论	(55)
九 试析喻嘉言治疗老年病的学术思想	(60)
十 论叶天士治疗老年病的学术思想	(64)
十一 清代医家林珮琴治疗老年疑难、急危症的经验	(69)
十二 从《清代名医医案精华》探讨老年病的治疗原则	(74)
十三 从“年长则求之于腑”探讨治老年病一重要环节	(79)
十四 学习各家论说治疗老年病	(83)
十五 从本顾标的角度探讨老年病的治疗	(88)

十六	老年病治疗研究中值得商榷的几个问题	(93)
十七	老年病治疗中不容忽视的几个问题	(99)
十八	老年生理、病理及治疗特点探讨	(103)
十九	老年病治法小议	(108)
二十	再论老年病的“反治”特点	(111)
二十一	老年脑衰、脑病与填髓益脑	(115)
二十二	老年神衰、神病及其调神	(118)
二十三	从“痰”论治几种老年精神病	(125)
二十四	从“虚中挟痰”探讨老年痛证的治疗	(129)
二十五	老年前期和老年期精神障碍四则	(133)
二十六	从痰瘀论治老年脑血管性痴呆	(136)
二十七	从“髓空窍瘀”探讨阿尔采默性痴呆的早期 防治	(141)
二十八	从邪扰元神论治老年脑动脉硬化性精神病	(146)
二十九	从“胆失中正”探讨老年焦虑性神经症的 治疗	(150)
三十	老年“淋不忌补”四题	(154)
三十一	老年痢疾、泄泻、便秘治疗一得	(157)
三十二	老年消渴、淋证、痿病临证浅谈	(160)
三十三	老年痿躄、癱闭、中风治疗琐谈	(163)
三十四	独参汤救治老年危急症五则	(166)
三十五	肺心病 2 题	(171)
下篇	养生思想	(174)
一	仲景“养慎”思想浅析	(174)
二	孙思邈摄生思想探讨	(178)

三 探析刘完素养、治、保延的摄生思想	(182)
四 东垣养生学思想初析	(189)
五 论中医养生思想精华	(195)
主要参考文献	(250)

导 论

(一)

远在先秦时期，祖国医学即十分关注老年病的防治。见之于经传者，虽有《史记·扁鹊列传》所载战国扁鹊“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而能较为系统地阐述老年病学理论者，当数《黄帝内经》。

《内经》对中医老年病学术理论发展的重大影响，主要是它最早提出了人的天年寿限、老年界限、早衰缘由、衰老成因、老化特征、老年生理、病因病机、治疗原则、摄生抗衰、长寿要旨等，中医老年病学的发展，无一不是以《内经》这些基本理论为起点。

《内经》首先提出老的年龄界限为五十以上，“人年五十以上为老”（《灵枢·卫气失常篇》）。按照我国传统习惯，人届老年以后，每增 10 岁为一个界线，并冠以名称，如七十曰耄，八十曰耋，九十曰鲐背，或黄耆，百岁曰期颐。然而，这种划分正是基于人的生理变化，《灵枢·天年篇》详尽地叙述了机体从 40 岁开始，随着年龄的递增，脏腑、组织、器官逐渐衰退老化，每隔 10 年，就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

薄，胆汁始灭，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苦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则尽终天年”而逝。但大多数人们不能寿享天年，《内经》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真气的“盛衰存亡”，并提出真气保养的三大要素，即：保养肾精以固其根，强健脏腑以益其源，调摄阴阳以强其用。《内经》中再三强调人体衰老的最重要因素是“肾气衰”，其次是“三阳脉（尤其是阳明脉）衰”，再就是“气”减弱与阴阳失调。故在探讨早衰复壮进而长寿的问题时说：“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把早衰归结为不懂养生之道致使阴阳失调。又说：“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耳目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提出在一定条件下，生命进程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对可逆性。《内经》基于整体观念，通过人体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认为摄生可以防病，却病可以延年，进而从起居、饮食、营养、情志、适应自然气候的变化以及体育锻炼诸方面提出的长寿之道是：节饮食，强脾胃，和喜怒，慎起居，顺四时，适寒暑等。《内经》中关于年老而“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一语，高度概括了老年病的病理机制，而“夫年长则求之于腑”则是老年病的重要治疗原则。凡此，形成了较系统的老年医学理论，成为中医老年病学术理论发展的渊源。

(二)

老年病学理论始于《内经》，经历代医家的充实和发展而日臻完善，尤其是宋元和明清医家，在对老年病的认识和治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上，作出了突出贡献。

就老年病病因病机而论，《内经》的“乱而相引”，可谓最早提出老年病病机理论者。诚然，生理性衰老是难以抗拒的。但是，病理性衰老往往比生理性衰老出现要早，世人无疾而终者是极其罕见的。故《内经》在病因病机的分析上，特别强调了人体内在脏腑经脉气血的虚衰，难以抵御外邪的侵袭，“乱而相引”，是促使人体夭折的重要病机，“其五脏皆不坚，使道不长，空外以张，喘息暴疾，又卑基墙，薄脉少血，其肉不石，数中风寒，血气虚，脉不通，真邪相攻，乱而相引，故中寿而尽也”（《灵枢·天年篇》）。

但是，是何种原因致使人体内在虚衰？我们知道，脏腑经脉气血的壮盛与虚衰虽与所禀先天父母的精血有关，还主要取决于后天自身的调摄，“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素问·上古天真论》）。显而易见，酗酒纵欲以散精，起居妄劳以耗气，喜怒无节以败神，是导致人体脏腑气血虚衰的主要原因。因脏腑气血虚衰，不能御邪外袭，“乱而相引”而发生疾病，因疾病而加速人

体衰老，即所谓“半百而衰”、“中寿而尽也”。

《内经》提出的上述观点是后世分析老年病病因病机的重要指导思想，如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也指出：“崇饰其末，忽弃其本，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厥身已毙”。又如金元·刘完素的《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说：“五十岁至七十岁者，和气如秋，精耗血衰，血气凝泣，思虑无穷，形体伤惫，和之违也。百骸疏漏，风邪易乘，和之伤也。风雨晦明，饮食迟进”。凡此，因不注重摄生而导致人体正气虚衰，因正气虚衰而遭致外邪入侵的观点，正是中医老年病学中病因病机的最基本观点。这一观点虽在《内经》以后不断地被历代医家丰富完善起来，但其中基本内容，未超越《内经》。

从老年病治疗学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内经》之“夫年长则求之于腑”，可称最早提出老年病治疗思想者。而对高年之病为何要注重胃腑，后世医家各有阐述，颇多剴切中理者，概言之，在于阳明胃气，以决寿夭；沉痾养胃，可望生气；先天已衰，求之后天；治病养生，无胃不任。尔后对兹思想代有发展和创新。

唐·孙思邈所撰之《千金方》及《千金翼方》中提倡老年病用药应求平稳轻清，这是因为老年精气耗衰，不耐药饵的缘故。

金元·张子和以攻邪为主，施吐、下法于老年诸病，

有其独特的学术思想，其学术思想的最精蕴处，在于“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依他之见，“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也，揽而留之何也”，再三强调老年之疾，断不可补，补之则闭门留寇，助贼为殃。读张氏《儒门事亲》，深感其立论新奇，且例证丰富，效验卓著。其用方手眼，可谓病实急切，峻攻其邪；虚中积聚，宜图缓攻；攻后邪尽，食养疗之；体弱气衰，忌用吐下。

李东垣则反对施以攻伐，对老年病力主强人胃气。提出：“究乎生死之际，所著内经悉言人以胃气为本”（《医学发明》）。认为“药峻利必有情性。病去之后，脾胃既损，是真气元气败坏促人之寿”（《兰室秘藏》）。进而强调：“胃气岂可不养，复明养胃之理，故经曰，安谷则昌，绝谷则亡……，胃不可不温，血温胃和，荣卫将行，常有天命”（《内外伤辨惑论》）。而治老年之疾，多以调养胃气为主。

以擅长滋阴而闻名于世的朱丹溪，在老年病的治疗上也注重脾胃，其中妙谛在于“六七十后阴不足以配阳，孤阳几欲飞越，因天生胃气尚而留连，又藉水谷之阴，故羁縻而定耳”，故朱氏提出：“补肾不如补脾”（《格致余论》）。很显然，丹溪意在以后天培补先天之不足。

邹铉对老年病证尤推崇食治，认为“老人之性，皆厌于药而苦于食，以食治疾，胜于用药。况是老人之

疾，慎于吐利，尤宜以食以治之。凡老人有患，宜先以食治，食治未愈，然后命药，此养老之大法也”（《寿亲养老新书》）。而邹氏所汇集的食治老人诸疾 160 余方，更有实践意义。

明朝虞抟受金元诸子治疗老年病学术思想的影响，自诸家见解中脱颖而出，创立其特有的攻补兼施之法。

李中梓在其所著《医宗必读》中，对老年疾患的治疗立足於脾肾为人身之根本，条理井然，也自成风格。李氏尝谓“水为万物之元，土为万物之母，二脏安和，一身皆治，百疾不生”（《医宗必读》）。观是著，不难看出中梓对老年虚癆、痢疾、咳嗽、中风、淋证、便秘以及反胃、噎膈等病证，皆兼行补肾理脾之法。

主张培养“命火”，则是赵献可治疗老年病的学术思想。他认为“火乃人身之至宝。何世之养身者，不知保养节欲，而日夜戕贼此火，既病矣。治病者，不知涵养此火，而日用寒凉，以直灭此火，焉望其有生气耶”（《医贯》）。在临证中，赵氏多采用“温补元真之火”和“滋养水中之火”二法。

张景岳亦被后世视为温补派，治老年病厚爱补肾。在他看来，“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叠出；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生”（《类经附翼》），故在治疗上主益水、壮火。

胡慎柔在老年病的治疗上强调“后天之本”，亦可称一家之言。从所撰《慎柔五书》进一步研究，似可得

出他注重后天主要在于：沉疴养胃，可望生机；调补后天，以培虚损；顾护生气，慎施戕伐。这对今天治疗老年病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然而，更能精于治疗老年病者，当推清代叶天士。叶氏在老年病治疗思想上不随波逐流，而是运用其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提出新的学术见解。赅而言之，他能兼顾到肾（阴阳）和脾胃诸方面，其所擅长的调补奇经法确是独辟蹊径，妙不可言。追究其故，致令沟渠满溢，必流于湖泽之中，则正经充盛，脾肾得养矣。

颇堪一提的是，“收摄肾气，原为老人之先房”，此乃清代喻嘉言提出的独特见解。喻氏认为，“肾中之气，易出难收”，“减使真阳复返其宅，而凝然与真阴相恋，然后清明在躬，百年尝保无患”（《寓意草》）。有鉴如斯，他在老年病的治疗上每以收摄肾气为要法。而嘉言收摄肾气常兼用三法：一者以涩固脱，再者以重治怯，三者以补理虚，封锁真阳，不使外越，意自显然。

清·陈修园在老年病的治疗上不同凡响，主张从养心着眼，认为“养心则寿”。他颇不赞同诸家重脾肾而忽略心脏，强调“主明则下安，以此养心则寿”（《医学实在易》）。其养心推崇十味补心汤，谓之补一脏而五脏交补。

张聿青在老年病诊治上注重肝木，别开生面。按张氏看法：年近古稀者“正虚不能制伏，遂致肝脏之气，亦随之而动，抑而下者为气，气克己土，则撑满不和，

甚至便溏欲泄。浮而上者为阳，阳犯戊土，则呕吐痰涎，甚至有气逆行至巅，为酸为胀……若久缠不已，恐入衰惫之途”（《张聿青医案》）。故张氏对老年杂病多从治肝和胃入手。

雷少逸在治疗老年时病方面也颇有造诣，提出：古稀之人，体质本虚，“倘被风邪所客者，便为兼证”，“倘见病治病，不顾其本，虚脱难保也”（《时病论》）。由此力主扶正祛邪法用之于老年时病，每收奇效。

“阴津所奉其人寿”，此乃王孟英治疗老年温病的重要学术思想。孟英认为，“高年阴气太亏，邪气偏盛，《玉版论要》云‘温病虚甚死’，盲人之真阴甚虚，曷足以御邪热而息燎原？”（《回春录新诠》）正因于此，他在老年温病的治疗上力主寒凉解邪，滋润保津，告诫温燥易炽，更竭真阴，夭人性命。治老年温病者能毋戒乎。

中医各家治疗老年病的学术思想可称丰富多彩，仅举以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不难看出祖国医学在老年病的治疗上何等源远流长，这些不同的学术思想各有千秋，皆为治病经验的结晶，同病而异治，殊途而同归，充分体现了中医老年病学说的独特风格。

（三）

老年病学的精髓，旨在抗衰延年。而抗衰延年之首要问题，乃是探索人类自然衰亡的最高寿限。我国古代医家将此寿限称之为“天年”，并推算出人的天年百岁

以上。如《内经》说：“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王冰注云：“度百岁，谓至一百二十岁也”。然而，古往今来，寿逾百岁者并不多见，绝大多数人往往未尽终天年而中途夭折，《内经》称之为“半百而衰”，而在分析衰老成因上，历代医家见仁见智，立论各异，《内经》首先揭示了衰老的奥秘。《上古天真论》在描述人之生、长、壮、衰的变化过程中，特别强调“肾气盛……身体盛壮”，“肾脏衰，形体皆极”，这就鲜明地提出：衰老的成因在于“肾气”衰。由于肾气源于先天父精母血，故说肾气含“禀赋与衰老”。

金·李东垣不落窠臼，认为脾胃病则元气衰，元气衰则折人寿，正如《脾胃论》所说：“胃之一腑病，则十二经元气皆不足。凡有此病虽不变易他疾，已损其天年”。显然，李氏所论颇有新意。

朱丹溪则将早衰的原因归结为“肾阴亏”。所著《格致余论》提出：人之一生，“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男子六十四岁而精绝，女子四十九岁而经断，夫以阴气之成，止供给得三十年视听言动，已先亏矣”，阴亏则衰也。

明·张景岳所持的观点恰恰与朱丹溪相反，他认为，“肾阳衰”为亡身之渐。《类经附翼》指出：“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得阳则生，失阳则死，阳衰者，即亡阳之渐也”。此说可谓益宏经旨。

赵献可也提出命门火与衰老，“火旺则动速，火微